

思想药石

域外文化二十家

SIXIANG YAOSHI YUWAI WENHUA ERSHI JIA

哈耶克 / 茨威格 / 葛兰西 / 阿伦特 / 索尔仁尼琴

列维纳斯 / 史华慈 / 利科 / 加尔布雷斯 / 布洛赫



陈占彪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013937947

G112-53
02

思想药石

域外文化二十家

SIXIANG YAOSHI YUWAI WENHUA ERSHI JIA

陈占彪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北航

C1645976

G112-53

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药石：域外文化二十家/陈占彪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5326-3860-4

I. ①思… II. ①陈…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107 号

责任编辑 赵 航
助理编辑 李婉青
装帧设计 汪 溪

思想药石——域外文化二十家

陈占彪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8 印张 $19\frac{2}{18}$ 字数 316 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860-4/K·901

定价：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5381858

邀请最合适的专家、以非长篇大论的形式，对中国思想
学术界相对生疏、但又对理解现实中国至关重要的
域外思想大师的精神杰构做一到位的导览

前言 思想药石



在编校本书的过程中,编者时常因难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而拍“键”叫好。因为,本书包含思想的丰富和深刻,作者诠释的权威和精准,以及编者所能得到的收获和启发,显然大大超出了最初的心理预期。虽然,编者最初的心理预期并不算低。

当然,这份超越心理预期的感受完全归功于本书二十位作者的热情支持和辛勤劳动,尤其是在这个“普遍劳碌”的时代里,本书诸位作者能够拔冗命笔,实属难得。人们常常会“迷信”名家、大家,这自然有其道理,如果称本书诸位作者为“名家、大家”,似乎也不为过,这二十来位作者集合在一起多少也称得上“阵容豪华”。但如果读者诸君以为这本书是“以名家、大家为看点”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不是经常会在一些著作前面看到“学界名流”言不及义的“前言”吗,我们不是经常会在学术大会上听到“学界前辈”不着边际的发言吗?这才是“迷信”名家、大家的表现。在学界,一些人往往只在乎名家、大家的出场和亮相,至于他们在台上“唱什么戏”、“打什么拳”似乎并不重要。可是,对那些真正的“观众”(不是“粉丝”)来说,他们“唱什么戏”、“打什么拳”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大家、名家”应当明白,出场时的掌声只是出于礼貌,而谢幕时的掌声才是发自内心。

对于本书也一样,编者(相信读者也一样)看重的不是“名家、大家”是否

“出场”，而是他们的表演是否“出彩”。同样，编者的兴奋和激动也是出于后者。鲁迅曾说“专门家的话多悖”。专家的话为何“多悖”呢，主要原因就是他之所论往往并不是他所专长的领域，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便是一例。鲁迅说，太炎先生“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你让擅长打篮球的去踢足球，让擅长唱京剧的去打太极，自然不免洋相百出。“名家”之意义正在于在其专业领域里他一定是首屈一指、独步学界的。

显然，本书的作者们执笔所论的正是他们多年来、甚至是毕生都在关注和精研的学术领域，他们或已功成名就，或正执学界牛耳，或将成为学界要角，对于他们所论人物及其思想，有的直接翻译介绍经年，有的与传主有着直接的交往情谊（如高宣扬先生之于列维纳斯、刘梦溪先生之于史华慈、黄勇先生之于罗蒂、文军先生之于卡斯泰尔、郭忠华先生之于吉登斯、牛可先生之于加尔布雷斯等）。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论述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们的期待自然也不会落空。

近年来，话剧导演林奕华创作的一系列都市情感话剧获得很大成功，人家问他这是不是与一些当红明星如刘若英、张艾嘉、李心洁等人的加盟有关。他说，“我和她们合作，不是因为她们名气，只是因为她们合适”。同样，对本书来说，编者看重的并不是作者的名气，而是他们的学术功底。环顾国内外，可以说，他们不光“合适”，甚至是撰写本书的“不二人选”。

二

上面讲了本书的作者队伍是一流和专业的。那么，本书中所选择的二十位“域外文化大家”情形又是如何呢？

这批文化大家对国内学界来说是“相对生疏”的。这里的“相对生疏”有两层涵义：

其一,一些域外人物对国内学界来说尚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比如,叙利亚流亡思想家、诗人阿多尼斯,此人因其强烈的批判反思精神和忧愤深沉的艺术杰作享誉国际诗坛。“他的诗歌,是了解阿拉伯社会现状的一个窗口。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落伍而悲愤。”他一方面热爱阿拉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当代的思想水平来衡量、反思和批判其文化传统的保守性一面,因此而不见容于他的国家。阿多尼斯的淑世意识、文化立场和现实遭遇和当年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文化立场和现实遭遇颇多类似,这让我倍感亲切。他本人在国际思想界、文坛享有盛誉,近年来连续数年都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或许因为其系用阿拉伯语创作,相关翻译又不“给力”,我国文化界对之知之甚少。这次,编者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薛庆国教授撰文介绍,读者便可以了解个中情形。

我们对于乌克兰小说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可能也不甚熟悉。肖洛姆-阿莱汉姆善于以底层的立场、人道的情怀、诙谐的笔调,刻画沙皇专制制度下被欺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苦难生活,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引起处于同样艰难处境的中国人民的共鸣。1921年茅盾先生曾在《民国日报》上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并称其为“犹太的马托温(今译马克·吐温)”。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全世界纪念的文化名人,我们今天却知之甚少,为此编者邀请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翻译家姚以恩先生撰文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生平和创作情形。

诸如此类的域外人物还有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等人。布洛赫相关著作的中文译介和论述并不全面、充分,本书所撰内容自然成为理解布洛赫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其二,对某些域外人物我们似乎并不陌生,但却缺乏引导我们走入他们思想世界的相对成熟的论述材料。1920年,青年毛泽东曾在私下抱怨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

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对那些域外文化,我们很大程度上和青年毛泽东一样,对种种主义和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比如,对于史华慈、列维纳斯、茨威格、贝娄、哈耶克、罗蒂、利科、阿伦特、卡斯泰尔、吉登斯、弗里丹、加尔布雷斯等思想人物来说,我们或许时不时听说、看到这些人物的名字,对其思想似乎也约略知道一二,但往往是只知皮毛而已。本书便邀请了当下“时贤”(刘梦溪、高宣扬、张玉书、宋兆霖、邓正来、黄勇、汪堂家、陶东风、文军、郭忠华、荒林、牛可诸先生)撰写了这些相对成熟的论述,通过本书,我们对这些域外大家的思想和学说能够有所了解。

当然,要了解一个人物的学术、思想和创作,直接阅读原著是最为稳妥的途径。可是,抛开精力和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之外,我们要说的是“原著”其实是代替不了“论述”的,当然“论述”也代替不了“原著”。正如我们去逛上海世博园一样,园区的场馆林立,精彩纷呈,但如果没有世博园区入口那张免费赠阅的“导览图”,我们还能对“某某场馆在某区”了然于胸吗?

一篇篇优秀的论述正是走进那些域外大师精心构建的文化迷宫、领略其思想魅力的“导览图”。今天,对于那些域外人物及其思想,我们缺乏一张走进他们学术、思想、艺术世界的现成的、权威的、系统的“导览图”,这也是我们对他们感到生疏的原因所在。这次,对于本书中收录的诸位域外文化大家,我们邀请国内外的名家、大家为读者精心绘制了这样的一份“思想导览图”。有了这样的图册在手,相信读者就能比较得要领地饱览那思想高峰的无限风光了。

三

当然,“生疏”并不是我们选择的唯一标准,“重要”才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对这些人不很了解,或比较陌生,但客观上他们的学术、思想、创作、事功都是脱胎于现实,升华于现实,成熟于现实。这些成果经受了和正在经历着

历史的检验,仍然散发着思想魅力,影响并指导着当今世界。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所指的“重要”,不只是就这些域外文化大家理论之丰富、体系之庞大、思考之邃密、指导之有效而论,而是立足于他们的理论成果能否为理解和应对当代中国现实提供一件强大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现实和面临的问题是否能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种起码的回应。所谓“重要”,正是基于这层意义而论的。从这一层面来讲,编选本书的目的正在于能为当代中国的病症诊治提供一副“思想药石”。

打个比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精神、道德和伦理危机:物欲至上,道德沦丧,甚至以耻为荣、以丑为美。在这种情形下,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所致力伦理学的重建,针对西方功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传统真理观,提出“以‘他者’为核心”的理论体系,重建整个哲学和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基本范畴,为我们挽救道德沦丧,重建道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后援。同样道理,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所精心构建的“希望哲学”或许会成为医治今天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一剂良药”。而美国小说家贝娄为我们描绘了物质丰富社会里的荒诞和疯狂或许成为当代精神危机的“一面镜子”。

本书所强调的“重要”正是从“当代中国现实的立场”出发而论的。正是服从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只关乎思想”,无关专业,所入选的大家身份就显得相对驳杂,有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诗人,甚至有行动者。他们的国度也各不相同,有美国、法国、德国、叙利亚、乌克兰、爱尔兰等。

在本书中,我们邀请最合适的专家、以非长篇大论的形式,对中国思想学术界相对生疏、但又对理解现实中国至关重要的域外思想大师的精神杰构做一到位的导览,以期增进我们对国外思想文化成果的了解。

为方便读者阅读全书,编者重新拟定了所收文章的标题和小标题,倘有不当之处,责任在于编者。

陈占彪

2012年7月31日

目 录



前言 思想药石

政治批判

哈耶克：“终身问题”的自由主义解答	邓正来	2
茨威格：良心反抗暴政	张玉书	26
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	田时纲	44
阿伦特：欧洲的黑暗是如何降临的	陶东风 陈国战	61
索尔仁尼琴：“为国家开药方”	陈建华	78

经典启示

列维纳斯：力挽道德狂澜	高宣扬	96
史华慈：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	刘梦溪	111
保罗·利科：“欧洲人文传统的真正代言人”	汪堂家	124
加尔布雷斯：权力和良知	牛 可	139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	金寿铁	157

社会解剖

罗蒂：托洛茨基和野兰花	黄 勇	178
卡斯泰尔：手握虚拟世界的钥匙	文 军	195
吉登斯：指点世界	郭忠华	209

目录

弗里丹：“绝望的主妇”点燃当代女权运动	荒 林	231
萨义德：格格不入的“放逐者”	贺玉高	247

文学介入

阿多尼斯：愤怒出诗人	薛庆国	264
贝娄：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	宋兆霖	277
罗伯-格里耶：捍卫一种新的小说	徐和瑾	292
肖洛姆-阿莱汉姆：请不要把我同贵族、名流、富翁们葬在一起	姚以恩	301
贝克特：等待戈多，戈多就是不来	孙 建	311

后记 学术与现实

政治批判



哈耶克：“终身问题”的自由主义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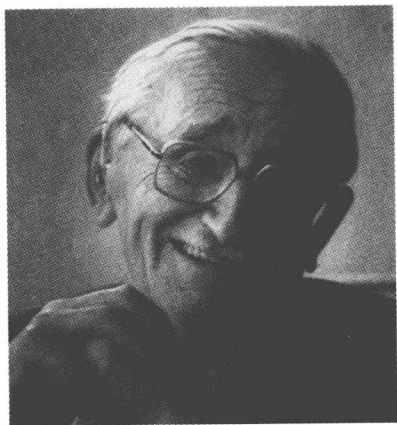
邓正来*

一位困惑的思想者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出身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自然科学世家。“一战”结束后,哈耶克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2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再获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1927—1931年,他担任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31年初,哈耶克受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并发表系列经济学专题演讲,同年受聘为伦敦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 Tooke 讲座教授;1938年加入英国籍,并于1944年当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50年,哈耶克受邀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一职,并成为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1962年,他回到欧洲,担任西德弗莱堡大学经济政策教授直至1967年退休;同年回到奥地利,担任萨尔茨堡大学名誉教授。除了出版《自由秩序原理》(1960)、《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致命的自负》(1988)和《通往奴役之路》(1944)等二十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外,哈耶克还于1947年4月发起成立著名的自由国际学社——朝圣山学社,并担任首任主席。1974年,因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哈耶克与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①

*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2013年1月24日病逝。

① 关于哈耶克生平的论述,请参见 Fritz Machlup, “Hayek’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in Fritz Machlup (ed.) *Essays on Haye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p. 13—60;更重要的文献,请参见 S. Kresge and L. Wenar (ed.)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London: Routledge, 1994。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

※ 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

在自由主义理论脉络中,哈耶克无疑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但他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只在于他曾经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的领袖人物,也不只在于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在于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转向或发展以及他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所作的知识上的贡献——亦即所谓的“知识增量”。正如S. Gordon在评论哈耶克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弗里德曼、熊彼特或J. 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当然在这些学者当中,F. 奈特可能是一个例外。”^①哈耶克在学术上的这种重要性,还可以从西方学术界对其思想所作的研究中瞥见:晚近出版的诸多关于政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论著中反复征引了哈耶克的理论^②;西方知识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版了大量研究哈耶克理论

① S. Gord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Hayek S. Gordon,” in *F. A. Hayek: Critical Assessments*, J. C. Wood and R. N. Woods (ed.), London: Routledge, 1991, (III), p. 290.

② 参见 M. Sandel (ed.),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A.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J. N. Gray, *Liberalism*, Milton Keynes: Open Press, 1986。1987年由D. Miller主持的《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也收入了“哈耶克”词条(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的专著^①；而讨论和批判其思想的论文则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 J. C. Wood 和 R. N. Woods 于 1991 年编辑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批判性评述》（四卷本）论文集则堪称高质量研究论文的集大成者。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极为繁复，从 1924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至 1988 年出版最后一部论著《致命的自负》长达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建构出一个庞大而又精致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哈耶克理论体系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理解其思想的难度。尽管如此，哈耶克理论体系的建构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他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时代中问题的思考而展开的。哈耶克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头脑糊涂”的思考者，这种思考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在不同领域提出的许多具体观点似乎都源于某个相同的、较为一般性的观念。

有鉴于此，本文将致力于考察作为一位困惑的思想者的哈耶克，为读者呈现出哈耶克对所处时代问题的思考和他由此而提供的“答案”。

思想、历程与“终身问题”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对他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得出这样一个最终结论：^②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置于权威当局指导之下的方法）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这是

① 较具代表性的专著有：N. Barry, *Hayek'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Macmillan, 1979; J. N. Gray, *Hayek on Liber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R. Butler, *Hayek: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of Our Time*, London: Temple Smith, 1983; B. L. Crowley, *The Sel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Liberalism in the F. A. Hayek and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B. M. Rowland, *Ordered Liber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F. A. Hayek*, London and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7; C. Kukathas, *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2.3 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2 页。

我……现在给我就这些问题的四十年的研究所下的最终结论。

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不仅为我们理解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基础提供最明确的启示，而且也的确勾画出哈耶克整个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论题。毋庸置疑，贯穿于上述核心命题的乃是个人自由与整体社会秩序间关系以及秩序与规则间关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就是“哈耶克的终身问题”，或者说哈耶克建构其社会理论的核心目的乃在于对人类社会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即内部秩序）做理论上的阐发和捍卫，因为正是这个“哈耶克的终身问题”反映或支配着哈耶克整个社会哲学的建构过程。

哈耶克的这一“终身问题”的确构成他基于时代体认和理论反思而抽象出来的根本问题。从哈耶克的整个学术思想历程来看，困扰他的这一“终身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问题形式，但始终具有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实际上，哈耶克关注的一般性问题在他问学之初就初具雏形。哈耶克早期甚至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是社会主义让他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并把他引向一位一生都试图回答的问题：全权计划体制是否可行？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受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得以进入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殿堂，转而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坚定的反对者。从此，终其一生，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辩和分析贯穿了哈耶克的整个学术理论生涯，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学术上终身所探寻的问题。因而，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耶克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起发动社会主义大论战，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兰格、迪金森、泰勒等人展开论辩，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不可能性；三十年代开始，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执教，又与当时宏观经济学巨擘凯恩斯展开论战。

三十年代纳粹掌权和由此引发的二战及其带来的欧洲的政治演变直接形塑了学者们对人类文明的分析和忧思。对此，哈耶克也不例外，如库卡瑟斯所指出的：“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诞生，正是渊源于他对欧洲的前途与现代文明的忧患意识，也渊源于他的一种信念，即坚信美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挽救人文价值的传统，因为它的生命力受到世界大战及极权主义势力的瓦解。”^①然而，与其他学者不同，哈耶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对当时思想观念和时代特征的把握和分析。在《通往奴

① [澳]库卡瑟斯：《哈耶克与现代自由主义》，张守东译，载王焱等编：《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9页。

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集中对影响整个欧洲的历史观念进行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十九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

德、意法西斯及其独裁统治使历经数千年的欧洲文明濒临毁灭的边缘,在由此而进行的反思中,哈耶克提供了一种与当时主流极为不同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解释。当时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但哈耶克指出:“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种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恨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①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反面。同样,哈耶克指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也不是基于德国人生来本身就是邪恶的,这种把国家社会主义之罪恶归之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的种族性解释完全是一种错误认识。相反,哈耶克认为,德、意国家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具有同源性,国家社会主义可谓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由此,哈耶克对纳粹主义的观念进行长距离的历史考察并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曾参加过的一个过程的顶点。”^②这一思想根源就是社会主义。哈耶克指出:“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很密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辈——费希特、洛贝尔图和拉萨尔——同时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鼻祖,这是意味深长的。”^③在哈耶克的考察中,桑巴特、弗里德里希·诺曼和瓦尔特·腊特瑙都是这一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①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②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③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